

秋瑾史跡

宋庆龄題

秋瑾史蹟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秋瑾史蹟

本社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16 印張18.25 插頁4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00001—1200

ISBN 7-5325-1079-4

K·108 定價: 26.00元

重版說明

五十年代後期，為緬懷辛亥革命先烈秋瑾，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（今上海古籍出版社）收集散存各地的秋瑾烈士的手迹、遺影、部分檔案和其他資料，編輯出版了《秋瑾史跡》一書，受到學術界、文藝界和讀者們的重視。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週年，特重版本書，以資紀念，同時增補了當時遺漏的秋瑾手迹四幀：致徐小淑絕命詞、柬陳志羣詩、致徐小淑書及致陳志羣書。其中柬陳志羣詩共四章，惜第四章僅存一、二兩句；其第一章秋瑾曾以《書感》為題，別紙書寫，初版原有收錄；由於四章為另一寫本，且多兩章兩句，並為致陳志羣書不可分割的一部份，故再次輯入。另補男裝遺影一幀。這樣，存世已知的秋瑾手迹（包括照片）、遺影，至目前為止，可謂搜羅殆遍，已無遺珠之憾。

秋瑾就義後，一九二九年邑人特請蔡元培撰文、于右任手書《秋先烈紀念碑記》，這次亦補入。此外還補充了孫中山、周恩來、宋慶齡的題詞，以及秋瑾遺物、故居、工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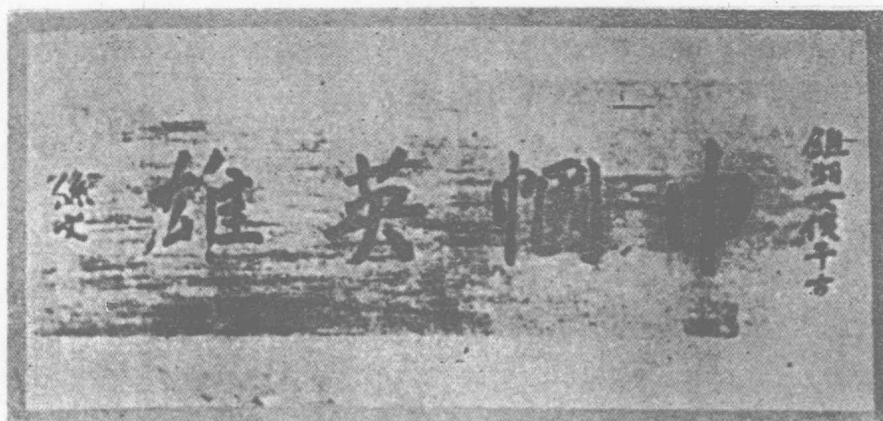
與被捕之地大通學堂等的圖片。

《黃帝紀元大事表》經考定，確非秋瑾所作，亦非秋瑾手迹，本次予以刪除。

秋瑾之墓，幾經變遷，「文化大革命」中又被平毀，一九八一年始在杭州西泠橋畔，松柏叢中，再次重建，並樹立式塑像，供人瞻仰，此次亦製圖收入。秋瑾故居等圖片，係紹興市文物管理處供稿。又「蘭譜」一紙，反映了秋瑾世系與簡歷，故作為附錄。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為初版所寫《編輯後記》，介紹本書編輯經過，可供參考，仍附書末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四月



秋瑾像

勿忘鑑湖

女俠之遺風

誰為我越東

女兒多一先

王伯元書

秋瑾工诗文有“秋风秋雨愁
煞人”名句，能跨马携枪，曾东渡
日本，志在革命，千秋万代传佳
名。

宋庆龄

一九七九年八月

为革命而
英勇牺牲
秋瑾烈士
永垂不朽

吴玉章

1958.9.9.

序

秋瑾烈士是中華民族覺醒初期的一位前驅人物。她是一位先覺者，把自己的生命奉獻了給反封建主義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業。她在生前和死後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

我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曾經寫過一篇文章，叫「娜拉的答覆」，便是紀念她的。

那时是住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重庆，
苦于找不到多的材料。

大家知道「娜拉」是近代剧作家易卜生
的名剧。娜拉就是那剧里的女主人翁，她从
玩偶生活^中醒起来，抛棄了偶然的丈夫，
并抛棄了家，一个人出走了。后来怎样？
没有答案。

我初为秋瑾所写的歌正是「娜拉」的答

果。求得應分的知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
獨立，在社會的總解放中爭取婦女自身的
解放，在社會的總解放中擔負婦女應負的任務，
為完成這些任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犧牲，
——這就是那檔案的內涵。

雖然，為卜生自己不曾寫出的檔案，能證明
自己的生命替他寫出了。

我的這個見解，在今天來看，仍然感覺

着是不高的。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，并
为妇女解放运动，树了一个先觉者的典
型。

但我在二十年前写那篇文章时，资料
非常缺乏。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了。这部烈
士^的革命史蹟，既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，
秋瑾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的。有
了这部革命史蹟，我相信，谁也不会

再有「无米之炊」的批评了。

我们欢迎正印书出版，并希望继续
去，后边有其他烈士的革命史蹟
继续问世。

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

郭沫若

秋瑾傳

陶成章

秋瑾，字璿卿，別號競雄，又稱鑑湖女俠。浙江會稽人（家居紹興府城南門，屬會稽縣界），隸籍山陰。幼隨其父宦於閩，旋復隨父入湘，年十八，嫁湘人王廷鈞。廷鈞入資為部郎，需次京師，瑾與之俱，生有子女。旋與廷鈞定約，分家產，瑾得萬金，即以之經商，所託非人，盡耗其資。又與廷鈞不睦，同鄉戚屬陶大均（會稽人）、陳靜齋（山陰人）等為之和解，不得，乃盡以其所有首飾，託大均妾荻意為變賣，集資東渡日本留學；值寧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，繫刑部獄，瑾聞之，出所集得留學費送入獄，以濟其急，拜囑使者勿以其名告之。逮照出獄，始悉其事。瑾之天性義俠常如此。瑾東渡之時，為甲辰三月。既到東京，即入中國留學生會館日語講習所學習日語，因與某某等十人相結為秘密會，以反抗清廷、恢復中原為宗旨。瑾既與陳靜齋有戚誼，故到東京後即與其子相識。是時，敖嘉熊、魏蘭、陶成章、龔味蓀等在浙東西秘密運動有年，甲辰冬，成章以事東渡，成章與陳氏子為同學，瑾因之以識成章。日語講習會終，瑾將還里省親，因叩成章所運動

事，成章盡以其所歷告之，瑾乃索為介紹，成章以其為女子，不便，然亦難竟拒之，遂為介紹同人機關二處，一函致上海「光復會」會長蔡元培，一函致紹興徐錫麟。瑾既返滬，即謁元培於愛國女學校，旋往南京欲運動資本家辛某之子漢無效，乃復歸滬。由滬旋紹，見錫麟於熱誠小學校。錫麟即紹介瑾入「光復會」，是為乙巳六月間事。瑾之歸也，本為籌學費計，既抵家，求給於母，母固深愛其女，然家徒擁虛名，實不中貲，為勉籌數百金付之。瑾既得金，又至滬，會成章亦歸上海，遂偕瑾見處州辦事丁鏞、呂熊祥等，瑾出紹興同志公函，促成章歸。已復東渡，罹疾數月，愈後入青山實踐中學校。會錫麟、成章等在紹興運動有得，皆先後來日本，錫麟攜其妻王氏即名振漢者同來，瑾為之照拂一切。是時，取締規則風潮起於學界，學生咸倡歸國之議，瑾亦主張之，因結敢死隊，瑾又為其指揮，紛擾者匝月。湖南陳天華蹈海死，瑾亦從此逝矣。瑾之再歸也，成章復為紹介於敖嘉熊，得轉薦潯溪女學校教員，與女學生感情不洽，辭去。屢至上海。上海有中國公學者，本係取締規則歸國學生所倡設，瑾於此校助力甚多，由是瑾之信義，著於遐邇。會稽陳伯平本為大通學校學生，常偕錫麟遊日本，因與瑾識，志願暗殺，瑾因薦為中國公學教員，居中聯絡。會錫麟需次安慶，賴其姻俞廉三力，甚得巡撫恩銘信任，為陸軍學校會辦，實與伯平、瑾遙為應援。初，平陽陳華偕其兄蔚留學東京，因識味蓀。乙